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二十二回 晁宜人分田睦族 徐大尹懸扁旌賢

范文丞相能敦睦，置買公田，散佈諸親族。
此段高風千古屬，上下諸賢，未見芳蹤續。
單得婦人能步躅，分田仗義超流俗。

真是一人能享福，全家食得君王祿。

——右調《蝶戀花》

過了小和尚的滿月，正月十九日，晁夫人吩咐叫人發面蒸饅饅，秤肉做下菜，要二十日用。晁書娘子問道：「奶奶待做甚麼？做菜蒸饅饅的？」晁夫人道：「我待把族裡那八個人，叫他們來，每人分給他幾畝地，叫他們自己耕種著吃，也是你爺做官一場，看顧看顧族裡人。若是人多，就說不的了；脫不了指頭似的排著七八個人，一個個窮的犍驢子氣。咱過著這們的日子，死了去有甚麼臉兒見祖宗！」晁書娘子道：「奶奶可是沒的說？咱有地，寧可舍給別人，也不給那伙子斲頭的！『八十年不下雨，記他的好晴兒』。那一日不虧了徐大爺自己來到，如今咱娘兒們正繫的不知在那裡哩！」晁夫人道：「他怎麼沒驚動咱？他還自家繫的來了這們一頓夾棍，打了這們一頓板子哩。這伙子斲頭的們也只覺狠了點子，劈頭子沒給人句好話！我起為頭也恨的我不知怎麼樣的，教我慢慢兒的想，咱也有不是；那新娶我的一二年，晁老七合晁溥年下也來了兩遭。咱過的窮日子，清灰冷灶的，連鐘涼水也沒給他們吃。那咱我又才來，上頭有婆婆，敢主的事麼？見咱不瞅不睬的，以後這們些年通不上門了。這可是他們嫌咱窮。後來你爺做了官，他們又有來的。緊則你爺甚麼？又搭上你大叔長長團團的：『怎麼咱做窮秀才時，連鬼也沒個來探頭的！就是賈了，還只說咱選個老教官，沒甚麼大出產，也還不理！如今見咱選了知縣，都才來奉承咱！這窮的象賊一般，玷辱殺人罷了！』爺兒兩個沒一個兒肯出去陪他們陪。我這們說著，叫他們吃頓飯，甚麼是依！後來做了官，別說沒有一個錢的東西給他們，連昨日回來祭祖也沒叫他們到跟前吃個饅饅。這也是戶族裡有人做官一場！他們昨日得空兒就使，怎麼怪的？我想咱攬的物業也忒多了，如今不知那些結著大爺的緣法，一應的差徭都免了咱的。要是大爺升了，後來的大戶收頭累命的下來，這才罷了咱哩。雍山的十六頃是咱起為頭置莊子買的，把這個放著；靠墳的四頃是動不得的；把那老官屯使見錢買的那四頃分給那伙斲頭的們，其餘那八頃多地，這都是你大叔一半錢一半賴圖人家的，我都叫了原主兒來，叫他領了去。」

晁書娘子道：「奶奶把地都打發了，叫小叔叔大了吃甚麼？」晁夫人道：「天老爺可憐見養活大了，就討吃也罷，別說還有二十頃地，夠他吃的哩。」晁書娘子道：「奶奶就不分些與俺眾人麼？」晁夫人道：「你們都有一兩頃地了，還待攬多少？你家裡有甚秀才鄉宦遮影著差使哩？」晁書娘子道：「俺有是俺的，沒的是奶奶分給俺的？」晁夫人道：「你看老婆混話！你是那裡做賊偷的？脫不了也是跟著你爺做官掙的。算著，你那兩頃地連城裡房子，算著差不多值著一千二百兩銀子哩。你要只守住了，還少甚麼哩？你去外頭叫他們一個來，我吩咐他請去。」晁書娘子往外去叫了曲九州來，晁夫人吩咐說：「你去請那戶族裡那八個明日到這裡，我有話合他們說。」曲九州遂去挨門請到了，都說明日就去。曲九州回了晁夫人的話。

次日清早，眾人都到了晁思才家。大家都商量說：「宅裡請咱，卻是為甚麼？從頭年裡對著家裡的說，待合咱講甚麼說話，年下不得閒，過了年也罷。」晁無晏道：「我一猜一個著，再沒有二話，情管是那幾畝墳地，叫咱眾人攤糧。」晁思才說：「不是為這個。雖是大家的墳地，咱誰去種來？叫咱認糧？他家在墳上立蛟龍碑，蓋牌坊的，他不納糧，叫咱認，這也說不響。這老婆子要說這個，我就沒那好！」內裡一個晁邦邦說：「七叔，你前日對著三孀子說，那些事都吃了那伙子斲頭的虧，你今日又說沒那好？」晁思才道：「三官兒，你就知不道我的為人！我有個臉麼？你當我嘴上長的是鬍子哩，都是些狗毛。」

晁思才老婆跑將出來說道：「你們不消胡猜亂猜的，情管是為你昨日賣了墳上的兩科柏樹，他知道了，叫了眾人去數落哩。」晁無晏道：「七爺，你多咱賣了樹？咱大家的墳，你自家賣樹使，別說宅裡三奶奶不依，我也不依！」晁思才望著晁無晏一頭碰將去，說道：「你待不依！你不依，怎麼的？我如今宅裡做官的沒了，我就是咱家裡坐頭一把金交倚的了！賣科墳上的樹你不依，我如今待賣您的老婆哩，你也攔不住我！」晁無晏道：「你這話不怕熏的人慌！你要是正明公道的人，沒的敢說你不是個大的們！人幹不出來的事，你幹出來了！還要賣人的老婆？你賣墳上的樹，賣老婆使不得麼？」晁思才就撻撻，晁無晏就招架。晁思才就要拉著聲冤。晁無晏道：「咱就去，怕一怕的也不是人！脫不了咱兩個都在大爺跟前失了德行的人，咱再齊頭子來挨一頓，丟在監裡，叫俺老婆養漢，掙著供牢食。你還沒個老婆掙錢哩！」倒拉著晁思才往外去吆喝。

晁思才老婆趕出來拉扯成一堆：「賊斲頭的！你那老婆年小，又標緻，養的漢，掙的錢！我這們大老婆子，躺在十字街上，來往的人正眼也不看哩！」晁無晏也不理他，只拉著晁思才往縣門口去。晁思才見降不倒他，軟了半截，罵自己的老婆，道：「老窠子！你休逞臉多嘴多舌的！你見我賣墳上的樹來？二官兒，你撒了手，咱房裡還有幾個人哩。窩子裡反反，我的不是也罷，你的不是也罷，休叫外人笑話。」眾人又拉拉扯扯的勸著，說道：「宅裡請咱，咱要去，咱如今就該去了；要不去，咱大家各自回家，弄碗稀黏粥在肚子裡幹正經營生去。從日頭沒出來就吵到如今了！」晁思才道：「二官兒，他們說得是。你放了手，咱們往那裡去來。咱還義和著要別人哩。」

晁無晏也便收了兵，一齊望著晁宅行走。曲九州看見，進去說了。晁夫人出到廳上相見。晁思才等開口說道：「昨日嫂子差人去，說合俺們說甚麼，叫我們早來，不知嫂子有甚麼吩咐？」晁夫人道：「我昨日沒了兒，我這物業，您說都該是你們的，連我都要一條棍攆的出去。」晁思才沒等說完，接著說道：「那裡的話！誰敢與這個心？嫂子別要聽人說話。」晁夫人又說：「如今天老爺可憐見，雖不知道是仰著合著，我目下且有兒了。既有了兒，這家業可是我的了。」那晁思才又沒等晁夫人說完，接著：「嫂子叫了俺來是說這個麼？」又不知待要說甚麼。晁無晏道：「七爺，你有話，且等三奶奶說了你再說不遲。」把晁思才的話頭截住了。

晁夫人又接道：「如今既成了我的家業，我可不獨享，看祖宗傳下來的一脈，咱大家都有飯吃，才足我的心。」晁思才又沒等晁夫人說完，接道：「嫂子是為俺赤春頭裡，待每人給俺石糧食吃？昨日人去請我，我就說嫂子有這個好意，果不其然！這只是給嫂子磕頭就是了。」晁無晏道：「七爺，你只是攔三奶奶的話！咱等三奶奶把前後的話說完了，該有甚麼說的再說，該磕頭的磕頭，遲了甚麼來！」晁夫人又接著說：「我意思待把老官屯可可是四頃地，每人五十畝，分給你八家耕種著吃，也是俺這一枝有人做官一場。我總裡是四頃地，該怎麼搭配著分，您自家分去。一家還與你五兩銀子，五石雜糧，好接著做莊家。」晁思才把兩個耳朵垂子掐了兩掐，說道：「這話，我聽得是夢是真哩？這老官屯的地，一扯著值四兩銀子一畝，這四頃地值一千六七百兩銀子哩。嫂子肯就乾給了俺罷？」晁夫人道：「你看！不干給您，您待我給錢哩？」晁思才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嫂子，你也不是那世上的凡人，你不知是觀音奶奶就是頂上奶奶托生的。通是個菩薩，就是一千歲也叫你活不住！」晁無晏道：「你看七爺！活了你的麼？就叫俺三奶奶活一萬歲算多哩？」

晁夫人道：「別要掏瞎話，且說正經事。這得立個字兒給您才好。可叫誰寫？」晁思才道：「二官兒就寫的極好，叫他寫罷。」晁夫人道：「你看糊塗！您自己寫了，還自己收著，有甚憑據哩？」晁思才道：「我還有一句話，可極不該開口，我試說一說，只在嫂子。這如今俺三哥沒了，我也就算個大的們了，嫂子把那莊上的房子都給了我罷。」晁夫人道：「誰這裡說你不是大的們哩？只是晚生下輩的看著你是大的們，在那祖宗往下看，您都是一樣的兒孫們。可說這房子，我都不給你們，留著去上墳，除的家陰天下雨好歇腳打中火。論這幾間房倒也不值甚麼。你這一伙子沒有一個往大處看的人，鬼扯腿兒分不勻，把我這場好事倒叫您爭差違礙不好。您各人自家燕兒壘窩的一般，慢慢的收拾罷。這只天老爺叫收，可您都用不盡的哩。」晁無晏道：「奶奶說得有

理。咱且下來先謝謝奶奶再講。」晁夫人道：「消停，等完事，可咱大家行個禮兒不遲。」晁思才道：「等完了事再磕有多了的麼？」晁夫人道：「天忒晚了，大家且吃了飯再說。」叫人擺上菜，端下馱飯，大盤子往上端饌餅粉湯。

晁夫人此時暫往後邊去了，忽然李成名進來，說道：「胡師傅從通州下來，敬意看奶奶。」晁夫人道：「梁師傅沒來麼？」李成名道：「我問他來，他說梁師傅從頭年裡坐化了。」晁夫人詫異的不得：「的真小和尚是梁片雲托生的了！」晁夫人叫：「請他到東廳裡坐，待我出去見他。」須臾，晁夫人走到廳上。胡無翳跪下叩了四首，晁夫人站著受了他的禮，說：「這們些路，大冷天，又叫你來看我。梁師傅怎麼就沒了？」胡無翳道：「貧僧一則來與奶奶拜節；二則掛念著，不知添了小相公不曾；三則也為梁片雲死的曉蹊，所以也要自己來看看。他從這裡回去，一路上只是感奶奶的恩。他知道小奶奶懷著孕，他說怎麼得托生來做兒子，好報奶奶。一到家就沒得精神，每日淹淹纏纏的。一日，夢見韋馱尊者合他說：『晁宜人在通州三年，勸他丈夫省刑薄罰，雖然他丈夫不聽他的好話，他的好心已是盡了。這六百多銀子也濟活了許多人，往後的濟度還有限哩，不可使他無子侍奉。你說與他為子，是你自己發的願，出家人是打不得誑語的，那犁舌地獄不是要處。你十二月十六日子時，你去走一遭，回來也誤不了你的正果。』他醒轉來，即時都對著長老小僧說了。我們說他雖不似常時這般精爽，卻又沒有甚病，怎麼就會死哩？他到了十二月十五日酉時候，燒湯洗了浴，換了新衣，外面就著了奶奶與他做的油綠綢道袍，辭了各殿上的菩薩，又到韋馱面前叩了頭，辭別了長老；又再三的囑咐小僧，叫把那積穀的事別懈怠了。走進自己靜室，拈了香，上在禪牀上，盤膝坐了。長老說：『這等好好的一個人，怎便就會死了？不要自己尋了短見？我們遠遠的防備他，只不要進他的房去攪亂。』等到十六日天大明瞭，長老道：『這已過了子時，料應沒事了，進去看他一看。』走進去，只見鼻子裡拖下兩根玉柱，直拄著膝上，不知那個時辰就圓寂了。」

晁夫人道：「怎麼有這樣的奇事！十二月十五日的清早，孕婦也就知覺了。等到二鼓多，那老娘婆說：『只怕還早，奶奶且略睡一睡兒。』扯過個枕頭來，我就睡著了。只見梁師傅進我房來與我磕頭，身上就穿著我與他做的那油綠道袍，他說：『我因奶奶沒人，我特來服事奶奶。』我從夢裡當真的，說：『你出家人怎好進我房來服侍？外邊坐去。』他伴長往我裡間去了。他們見我夢裡說話，叫醒我來，即刻就落地了，正正的是十二月十六日子時。」彼此說得毛骨聳然。晁夫人道：「還有奇處；我口裡不曾說出，心裡想道：『生他的時節，既是夢見梁片雲進房來，就叫他是晁梁罷。』可的那日去縣裡報喜，適遇著縣公穿了紅員領，從學裡上了梁回來。報喜的稟了，縣公說：『這個孩子有些造化，怎麼叫我穿了吉服迎你們的喜報。我從學裡上樑回來，名字就叫做晁梁罷。』你還不曾看見，他的模樣就合梁片雲一個相似。如今梁片雲出過殯了不？」胡無翳道：「他說叫不要葬了，抬到後園，壘在龕內，等他自己回來葬他。如今果然壘在後園龕內，京城裡面，多少勳臣太監都來瞻拜，皇太后都差了司禮監下來上香，修蓋的好不齊整！如今等二月初二，還要著實大興工哩。」晁夫人道：「你吃完了齋，叫人抱他出來你看。」晁夫人也自往後邊吃飯去了。端上齋來，胡無翳自己享用。

那晁思才一干人狼吞虎咽的吃完了飯，說與晁夫人知道了。晁夫人道：「便宜這伙人。正沒人給他們立個字，這胡和尚來的正好。」晁夫人吃完了飯，又走到晁思才那裡，問說：「你們都吃飽了不曾？怎便收拾得恁快？」晁思才道：「飽了，飽了！這是那裡，敢作假不成？」

卻說胡無翳也吃完了齋，叫人來說，要暫辭了回真空寺去。晁夫人道：「略停一停，還有件仗賴的事哩。」合晁思才道：「從通州下來一位門僧胡師傅，央他寫個字給你們罷。」晁思才道：「這極好！在那裡哩？請來相見一見。」晁夫人吩咐叫人請胡師傅來。眾人望見胡無翳唇紅齒白，就似個標緻尼姑一般，都著實相敬。彼此行了禮。晁夫人道：「這是俺族的幾個人。我因我們做官一場，受了朝廷俸祿，買了幾畝地，如今要分幾畝與他們眾人，正沒人立個字。你來的極好，就仗賴罷。」胡無翳道：「只怕寫的不好。有脫下的稿麼？」晁夫人道：「沒有稿，待我念著，你寫出個稿來，再另外謄真。」叫人揩試了淨桌，拿過筆硯紙墨來。晁夫人念道：

誥封宜人晁門鄭氏同男晁梁，因先夫蒙朝廷恩典，知縣四年，知州三載，積得俸祿，買有薄田；念本族晁某等八人俱係祖宗兒孫，俱見貧寒，氏與男不忍獨享富貴，今將坐落老官屯地方民地四百畝，原使價銀一千六百兩，分與某等八人，各五十畝，永遠為業，以見氏睦族之意。業當世守，不許賣與外姓。糧差俱種地之人一切承管。此係母命，梁兒長成之日不得相爭。此外再每人分給雜糧五石，銀五兩，為種地工本之費，立此為照。

胡無翳聽著，寫完了稿，又從首至尾讀了一遍與眾人聽，說道：「就是這等寫罷？」眾人道：「這就極好，就仗賴替寫一寫。」晁無晏道：「一客不煩二主。俺們既做莊家，難道不使個頭口？爽快每人分個牛與我們，一發成全了奶奶這件好事。」晁思才道：「嫂子上，二官兒這句話也說的有理。」旁邊一個晁近仁說道：「噯！為個人只是不足！再不想每人五十畝地值著多少銀子哩！奶奶給咱的那銀子合糧食是做甚麼使的？又問奶奶要牛！這七爺怪不的起個名字就叫做『晁思才』，二哥就叫『晁無晏』。可是名稱其實！」晁無晏瞪著一雙賊眼，恨不得吃了晁近仁的火勢，說道：「你不希罕罷了！你說人待怎的！」晁夫人道：「就是晁近仁不說這話，這牛我也是不給你們的，我也還要留著做莊家哩。」

晁無晏合晁思才起初乍聽了給他每人五十畝，也喜了一喜，後來漸漸的待要烤火；烤了火，又待上炕；上了炕，又待要撈豆兒吃；沒得撈著豆子，心裡就有些不足的慌了。二人的心裡又待要比別人偏些甚麼，不待合眾人都是一樣。他一個說是族長，一個又說是族霸。兩個走到外邊，恹恹插插的商量了一會進來，又合晁夫人道：「俺兩個又有一句話合嫂子說：凡事也有個頭領，就是忘八也有個忘八頭兒，賊也有個賊頭兒，沒的這戶族中沒個長幼都是一例的。俺尋思著不動嫂子的東西，把他六家子的銀子，每家子減下一兩來，糧食也每家子減下一石來，把這六兩銀子，合這六石糧食，我情四分，二官兒情兩分。就比別人偏一個錢也體面上好看。」晁夫人道：「你兩個的體面好看了，難為他六家子的體面就不好看哩。沒的只你兩家子是正子正孫，他們六家子是劉封義子麼？胡師傅，你別管他，你還往東廳裡門上門寫去，寫完了，拿來我畫押。這裡你一言，我一語，混的慌。」晁夫人隨即也抽身往後去了。晁思才對著眾人說道：「我說的倒是正經話言，過糧過草的，俺兩上縣裡還認的人，您們也還用的著俺。俺倒是好意取和的道理，為甚的不聽呢？」

沒多一會，胡無翳把那八張合同都寫得一字不差，大家都對過了，請出晁夫人來，胡無翳又念了一遍與晁夫人聽。晁夫人把那八張合同都畫了押，照著填就的各人名字，分散與他收執。晁夫人把那張稿來自己收了，叫丫頭後邊端出一個竹絲拜匣，內中封就的五兩重八封銀子，每人領了一封，約二十二日出鄉交割土地，就著與他們的糧食。眾人都與晁夫人磕了頭。晁思才狠命的讓晁夫人受禮，晁夫人道：「嫂子沒有受小叔禮的事，同起罷。」那些小輩們另與晁夫人磕頭。晁夫人道：「剛才不是我我不依您的話，天下的事惟公平正直合秤一般，你要偏了，不是往這頭子搭拉，就是往那頭子搭拉。您即是分了這幾畝子地，守著鼻子摸著腮的。老七，你別怪我說你。你既說是個族長，凡百的公平，才好叫眾人服你。你承頭的不公道，開口就講甚麼偏，我雖是女人家，知不道甚麼，一象這個『偏』字是個不好的字兒。我見那拜帖子上都寫個『正』字，一象這『正』定是好字眼。這鄉里人家極會欺生，您是知道的。您打伙子義義合的，他為您勢眾，還懼怕些兒；您再要窩子裡反起來，還夠不著外人掏把的哩。」眾人都道晁夫人說的是。大家都辭了回家。

晁夫人只留胡無翳吃了午齋，送了一應的供給合一千錢與真空寺的長老，叫供備胡師傅的飯。又說：「叫人將那賣八頃地的原業主都叫的來，趁著胡師傅在這裡，只怕還要寫甚麼。不一時，果把那許多的原地主都叫得來，晁夫人仍自己出到廳上，也有該作揖的，也有該磕頭的，都見過了。晁夫人道：「您們都是賣地給俺的麼？」眾人應說：「都是。」晁夫人道：「這些頃的地，都是我在任上，是我兒子手裡買的。可不知那時都是實錢實契的不曾？若你們有甚麼冤屈就說，我自負處。」這些眾人各人說各人的，大約都是先借幾兩銀子與人使了，一二十分利上加利，待不的十來個月，連本錢三四倍的算將上來，一百兩的地，使不上二三十兩實在的銀子；就是後來找些甚麼，又多有准折；或者甚麼老馬老驢老牛老騾，成幾十兩幾兩家算；或是那渾帳酒一壇，值不的

三四錢銀子，成八九錢的算帳；三錢銀買將一匹青布來，就算人家四錢五分一匹；一兩銀換一千四五百的低錢，成塚家換了來，放著一疋算一兩銀子給人；人有說聲不依的，立逼著本利全要，沒奈何的捏著鼻子捱。「昨日晁爺沒了，俺眾人都都要算計著兩院手裡告狀。不料大官人又被人殺死了，俺倒不好說甚麼了：顯見的俺們為家裡沒了男子人欺負寡婦的一般。」晁夫人道：「我也聽的說，這幾頃地買的不甚公平，不多有怨的。我盡有地種。我種這沒天理的地是替這點小孩子塚業哩。我如今合你們商議：您都拿原價來贖了這地去，各人還安家樂業的。」眾人說：「論如今的地倒也香亮。俺那裡去弄這原價？實說：俺有了原價，那裡買不出地來，又好費事的贖地哩？」晁夫人道：「不問你要文書上的原價，只問你要當日實借的銀子本兒。把那算上的利錢，就是那准折的東西都不問您要。」眾人道：「要是如此，又忒難為奶奶了。俺情願一本一利的算上，把那准折的東西也都算成公道的，把那利上加的利免了俺的，俺們還便宜著許多哩。」晁夫人道：「罷了；我既然說了，也只是還本錢就是。」

眾人道：「既是奶奶的好心，俺們眾人都去變轉銀子去，再來回奶奶的話。」晁夫人道：「你且不消就去。我如今就拿出原文書來，你眾人領了去罷。」內中有兩個一個叫是靳時韶，一個叫是任直，說道：「還是等銀子到了再給文書不遲。如今的年成不好，人皮裡包著狗骨頭，休把晁奶奶的一場好心辜負了，叫低人帶累壞了好人。」眾人齊道：「您兩個就沒的家說！十分的人就這們沒良心了？」任直道：「如今的人有良心麼？這會子的嘴都象蜜鉢兒，轉過背去再看！」晁夫人道：「論理，您兩個說的極是。但我又許了口，不好打誑語的。將文書給他們去罷。我怕虧著人塚下了業，沒的他們就不怕塚業的？」任直、靳時韶道：「也罷，奶奶把這文書總裡交給俺兩個。俺兩人，一個是約正，一個是約副。俺如今立個收地欠銀的帖兒，奶奶收著，我替奶奶催趕出這銀子來，不出十日之內，就要完事。有味心的，俺兩個自有法兒處他。」果然立了帖，收了文書，眾人謝了晁夫人出到門外。任直合靳時韶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真是女菩薩！我只說這新添的小孩子是他老人家積下來的！咱們緊著收拾銀子給他，千萬別要辜負了人的好心。」

這一二十人，此等便宜的事有甚難處？有了地土頂著，問人借銀子，也有得借與；或將地轉賣與人，除了還的仍有許多剩下。果然不出十日之內，同了任直、靳時韶陸續陸續的交與了晁夫人；總將上來，差不多也還有一千多兩銀子。這樣賴圖人的事，當初晁大舍都與晁住兩個幹的，今據晁住報的與眾人還的，無甚大差。

內中只有一個麥其心，一個武義，一個傅惠，三個合成一伙去哄騙那靳時韶合任直兩個，說道：「我們向人家借取銀子，人家都不信，說：『一個女人做這等的好事？』都要文書看了方才作準。你可把我們的文書借與暫時照一照。即刻交還與你。別人的都有了，只剩了我們三個人，顯見的是行止不好的人。一時羞愧起來，恨不得自己一繩吊死！」靳時韶道：「你三個的銀子分文沒有，怎便把文書交與你？況我們平日又不甚麼久相處，這個不便。」任直道：「他也說得是，文書不與他看，銀子又借不出來，這個局幾時結得？與他拿了去看一看，就叫他交還我們。不然，待我跟他去。」靳時韶道：「這也使得。你便跟他一跟。」隨將三個的文書拿出來，交付他三個手裡。

任直跟了同到了長春觀新開的一個後門，說：「財主在這裡面，是個遼東的參將；我們既要求借，只得小心些，與他磕個頭兒，央渙他才好。」任直道：「我又不借他的銀子，為甚求面下情的？」傅惠道：「這只是圓成我們的事罷了。」任直道：「你們三個進去罷，我在這門前石上坐了等你們。」三個說道：「也罷，只得你進去替我們攪掇一攪掇，更覺容易些。」傅惠望著麥其心道：「把那門上的禮兒拿出來送了與他，要央他傳進去。」麥其心故意往袖裡摸了一摸，說道：「方才害熱，脫下了夾襖，忘在那夾襖袖內了。」傅惠道：「這做事要個順溜，方才要這文書，被靳時韶天殺的千方百計的留難，果然就忘記了銀子來！我見任老哥的袖內汗巾包有銀子，你借我們二錢，省得又回去，耽閣了工夫。我們轉去就將那封起的銀子奉還。」任直是個爽快的人，那用第二句開口，袖內取出汗巾，打開銀包，從襪筒抽出等子來，高高的秤了二錢銀子，遞到傅惠手裡。傅惠道：「得塊紙來包包才好。」任直又從袖裡摸出一塊紙來。傅惠包了銀子，從後門裡進去，還說：「你若等得心焦，可自進到門上催我們一聲，省得他只管長談，誤了正經事。」

任直從清早不曾吃飯，直等到傍午的時候，只不見出來，肚裡又甚饑餓起來，看見賣抹糕的挑過，買了一碗吃到肚裡，又等了個不耐煩。晌午大轉了，只不見三個出來，只得自己慢慢走將進去，那有甚麼看門的？又走了一走，只見一個半老的姑子在那裡磨豆腐。忽然想起：「這不是長春觀的後殿？一定那個遼東參將歇在這裡。」那個姑子道：「施主請裡面坐，待我看茶。」任直道：「那位參將老爺下在那個房頭？清早曾見有三個人進來麼？」姑子道：「從大清早的時候，傅惠合麥其心又一個不認得的走來，每人吃了我們的兩碗粥去了。」任直道：「從那裡出去的？」姑子道：「從前門出去了。」任直道：「他們見過了那個遼東參將不曾？」姑子道：「這觀裡自來不歇客，那有甚遼東參將。」任直問：「他們三個還說甚麼不曾？」姑子道：「他們說，若有人來尋我們，說我們在烏牛村裡等他，叫他快些來。」任直想：「那裡有甚麼烏牛村？呵！這伙狗骨頭，叫我往『烏牛村』去尋他，這等奚落人，可惡！」不勝懊悔，怎回去見靳時韶？只得回去把前後的事告訴了一遍。兩個又是可惱，又是好笑。

靳時韶道：「不怕他走到那裡，我們尋他去！」走到鼓樓前，只見三個吃得醉醺醺的，從酒鋪裡出來。傅惠望著任直拱一拱，道：「多擾，多擾，不著你這二錢銀子，俺們屁雌寡淡的，怎麼回去？」任直道：「你這三個杭杭子也不是人！」武義道：「是人，肯擋住人的文書麼？我把這扯淡的媽來使驢子入！」傅惠道：「打那賊驢入，打殺了，我對著他！」他那邊是三個人，這邊止得兩個人，他那邊又兼吃了酒，怎敵當得住？被他打了個不亦樂乎，四散而走。

馬蘇見打了鄉約，狠命的攔救。一個小甲跑到縣裡稟了。縣官正坐著堂，拔了三枝簽，差了三個馬快帶領了十來個番役，走到鼓樓前，三個凶徒還在那裡作惡哩。靳時韶、任直打得血糊淋拉的躺在地下。快手把三個上了鎖，扶了靳時韶、任直兩個來見大尹，叫上靳時韶、任直去，稟了前前後後的始末。又叫了長春觀的姑子來審問真了。又從傅惠身邊搜出了三張文約。大尹詫異的極了，每人三十大板，一夾棍，一百槓子。三張文書共是八十畝地，約上的價銀三百二十兩，今該實還晁夫人的銀子一百二十兩。大尹道：「叫庫吏把那前日拆封的餘銀兌一百二十兩來，交付靳時韶等送還晁夫人。把這八十畝地官買了，養贍儒學的貧生，原約存卷。把這幾個歪畜生拖出大門外去！」

靳時韶、任直將了銀子，叫人扶了，送還與晁夫人，告訴了前後的事。晁夫人道：「本等是件好事，叫這三個人攪亂的這們樣！大爺既把這地入官做了學田，這是極好的事，把這銀子繳與大爺，把這地當我買在學裡的罷。」留下靳時韶、任直待了酒飯，後來又每人送了他一石小米，一石麥子，以為酬勞養痛的謝禮。兩個同了晁鳳，拿了那一百二十兩銀子，繳還縣尹。那縣尹道：「也罷，你奶奶是做好事，這八十畝學田就當是你奶奶買的，後就在學裡立一通碑傳後，我明日還與奶奶掛扁。回家多拜上奶奶。」打發晁鳳三個來了，叫上禮房來吩咐做齊整門扁，上書「女中義士」四字。揀擇吉日，置辦喜酒羊果，彩樓鼓樂，聽候與晁夫人懸掛不提。

胡無翳住了一個多月，晁夫人與他制備了春衣，送了路費，擺了齋與他送行。小和尚將近三個月了，著實省得人事，晁夫人叫人抱出來與胡師傅看看。可煞作怪，那小和尚看見胡無翳，把手往前撲兩撲，張著口大笑，把胡無翳異樣的慌了，端詳著可不就合梁片雲那有二樣。胡無翳道：「小相公無災無難，易長易大的侍奉奶奶，我到十月初一日來與奶奶慶壽，再來望你。」小和尚只是撲著要胡無翳抱。胡無翳接過來抱了一會，奶子方才接了回，還著實有個顧戀的光景。可見這因果報應的事確然有據，人切不可說天地鬼神是看不見的，便要作惡。正是：種瓜得瓜，種粟得粟。一點不差，舍漿種玉。